

从江：苗寨笙歌奏响乡村旅游曲

○ 通讯员 吴德军 摄影报道

1月21日,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迎来一年一度的苗族“芦笙节”,当地苗族同胞举行吹奏芦笙比赛,开展芦笙踩塘、跳芦笙舞等活动,迎接即将到来的新春佳节,乐享乡村旅游发展给苗寨带来的美好生活。



探寻龙塘逝去的记忆

○ 王艺伟

“满60岁的老人快来免费拍照啦!”寒冬腊月,村寨上空突然响起了村支书潘仁斌的声音,像是偶然,又像是筹备已久。广播反复喊了几次,不一会儿,拄着拐杖的、抱着布衣的、搀扶着老伴的,满60岁的那些老人,便从村寨各处闻声赶来。

“老人家,拍得还满意吗?”工作人员问道。老人咧开嘴笑起来,连说几遍“不满意”,她指着自己的牙齿,然后朝工作人员摆了摆手,老人一笑,露出她仅剩的几颗牙齿。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龙塘村,第一次来时,还是夏天,也是来做志愿活动,活动做完,跟车就回了县城,留在脑海里的那些巷道,便再无其他。再次来到龙塘,再次穿过那座立在路口,写着“醉美龙塘”的门楼,山路弯弯绕绕,那座门楼就像地标,告诉路过的人,现在正前往龙塘村,而这座门楼到村寨的距离,更是无形中为村寨赋予了某种神秘。

这次来,我遇见了老支书邵国民,他向我讲起了龙塘的故事——清朝以前,龙塘村来了邵、龙二姓两拨人,借这一方水土,他们在此种起了向日葵,采收后,人们把葵花籽挑到距村4里远的清水江边,通过木船运往湖南销售,这成了龙塘村村民的最初发迹产业。这批人(龙塘人的祖先)赚了钱后,从湖南请来匠人,专门给龙塘设计房屋,据说是湖南沿河一带的房屋建筑吸引了他们,看上去像江南水乡,美观又防火,既有传统木楼特色,又多了几分古色古香的水韵之气,于是就有了龙塘早期那批青砖白墙、飞檐翘角、浮雕彩绘的木楼,以及那些大多取材于《孟子》《论语》等儒家经典的横匾门联。邵、龙二姓均为苗族,他们对房屋建筑有着自己的见解,据传,寨子内部的主干道为“八卦”状,总体形成了一个八卦样式。寨中房

屋和巷道纵横交错,所有的道路都是由青石板铺成,如今,在一些残存的古老房屋前,仍留有那些斑驳石板的印记。

进入龙塘,首先到来的便是它宽大的广场。广场呈矩形,由水泥铺成,鹅卵石像涟漪一般向外扩散,围成一圈又一圈。在广场正中的圆圈里,是一朵由鹅卵石拼成的向日葵,它诉说着龙塘人民早期的发迹历史,也象征着太阳。那向阳而生的向日葵就如同天上的太阳,时刻散发着力辉。除此之外,广场四个角落的白色蝴蝶也很醒目,它们由白色瓷砖拼凑而成,象征着苗族图腾“蝴蝶妈妈”。

广场前身是踩鼓场,每逢盛大节日,当地人必然会穿上自己的盛装相聚于此,然后跳踩鼓舞。跳踩鼓舞不仅可以祭祀祖先和庆祝丰收,还是苗族人民进行情感交流的方式之一。每逢正月的新年、农历六月的卯节和农历二月十五的姊妹节,这里都会热闹非凡,用鹅卵石隔开的层层圆圈,依旧会围满身着盛装的青年男女,以及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与广场相连的,是水码头。水码头不大,却被人们用石头划分成多个片区,这是为了区分每个片区水源的用途,能够想象,龙塘人民曾是多么依赖水码头,清洗灶屋炊具、瓜果蔬菜、衣服被褥……统统离不开水码头。

水码头边,两块古老的石碑屹立着,一块写有“永垂不朽”的字样,一块写有“万古流芳”的字样。其中,“永垂不朽”碑上写着:“从水之网,系重大为用,甚繁人之生存,皆赖乎水,烹饪非水不能调和,洗濯非水不能清洁,故水居于五行之首也。庆我龙塘源滚水滔,环抱村前,人烟百余,居此所得,居此得为,前人修此码头,早晚运水洗菜,实属便宜,迄今年久,堤岸崩塌,兼之狭小,每逢担水洗菜异常拥挤,是从我等

会议,复行增修宽敞,始向我邵君润生弟兄聘让田坎四尺,以余步议方便,洋三六已承慨允,当此石工告成,非不谓先前,亦可以裕后竣。将倡首诸君,捐资修复及全寨各户,芳名另录一碑,以记其事为序……”另一块“万古流芳”碑上自然是刻着捐赠者之名,同许多村寨的功德碑类似。

从碑上文字可知,龙塘人民对水的敬畏和保护意识,是从祖辈便有的,为了更好地保护水源,他们的祖辈还以文字形式列出了各项条款,以对人们使用水码头时的相关行为进行约束。这两块历经近一个世纪风霜的石碑,在岁月摧残下依旧安然静立于此,尽管现在的龙塘人民,家家户户都通了自来水,水码头上也立起了一座风雨桥,但丝毫不影响当地人对水码头的依赖,他们仍会到水码头来洗衣洗菜,仍保护着水码头。

过去,龙姓是龙塘村的一个大姓,但在时间的变迁中,龙姓慢慢在村里销声匿迹,虽然现在仍有少量龙姓村民,但现今这批龙姓村民却并非最初来到龙塘的那批龙姓村民的后裔。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原来,邵、龙二姓的人早期来到村寨,结为兄弟,彼此定下规矩:邵姓和龙姓不允许开亲。而邵姓后人多为男子,龙姓后人多为女子,两姓既不能通婚,邵姓男子只能外娶,龙姓女子只能外嫁,久而久之,这一支龙姓就消失在了这个村寨。与此相似的,是本村民族人口的变化,据说,这里原本90%的人口都属苗族,而后通过漫长的开亲之路,又几乎全被苗化,老支书的祖辈就是通过开亲而由过去的汉族变成了现在的苗族。

老支书特别强调,苗族热情好客,进村岔口,“醉美龙塘”四个字就是体现,“醉”字也并非我想象中的单纯是与龙塘米酒有关,它想表达的,实际是

龙塘人民的热情好客,酒醉,人醉,心也醉。

龙塘的房屋建筑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遮风避雨,它们一栋栋错落着,更像战士。翻开苗族漫长的历史,不难发现,这个民族历经了太多苦难,在马号镇的黄古村,那里的苗民依山建造着自己的吊脚楼,有登高望远、打探敌情的意思,我想,龙塘村的建筑也有此意。那些昏暗的巷道,外面的人是不易看清里面的,而结构复杂的巷道,本身也像个迷宫,不是爬梯子就是下地道。

据当地人介绍,村里最古老的房子当属“马头墙”内的青砖白墙、飞檐翘角和浮雕彩绘装饰的木楼,正是这些元素,让这个村寨被称为“大山里的江南水乡”。无论是“马头墙”,还是院墙,这些石墙都充当着木楼的铜墙铁壁,它们横亘在一栋栋木楼间,承担起防火墙的作用,这些美观又实用的建筑,不仅体现了龙塘祖先的智慧和先见,还蕴含着艺术的气息。难怪在给老人拍照时,他们会因为露出了自己残缺的牙齿而对照片不满意,因为在他们心中,美是永恒的,对美的追求不会因为上了年纪就停止,而是美无止境。

不少木房屹立石头堆叠的高处,像座城堡,据说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了防火,当然,现在村寨里的消防设施都已完善。为了回到自己的房屋,年迈的老人还得走过几十块青石板砌成的梯子,进入石墙,回到木屋,这个过程,有种正在登殿堂的仪式感,老人并不因自己年迈而嫌这些石阶碍事,相反,他们习惯了这些守护他们的石头。

龙塘村的古老,在于它的山水和石头,也在于它的历史和文化,随着时间流逝,那些隐退于村寨的记忆也渐渐为村寨本身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不管你是谁,只要走进龙塘,总能从中探寻到一些故事……

雷山西江苗寨和黎平肇兴侗寨,两座各具特色的村寨撑起了黔东南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业,成为黔东南对外的两张靓丽名片。

冲着这个名头,暑期时我们去了一次西江。即使西江苗寨是如此的炙手可热,且近在咫尺,但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走进它。

与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古朴的西江苗寨,处处散发出现代文明气息。我向往的是一种比较原生态的村落风貌,西江苗寨与我预期中的有些不同。不得不说,在资本的加持下,凤凰涅槃后的西江苗寨在新的长征路上将实现华丽蜕变。

这使我想到美国作家威廉·福克纳那句名言:“我的像邮票那样大小的故乡是值得好好描写的。”

高大精致的寨门、长虹卧波的风雨桥、鳞次栉比的山腰民宿、蜿蜒质朴的石板老街、静静流淌的涓涓溪流,都是感受这座古老苗寨的厚重历史脉搏的视听窗口。我一直坚信,西江苗寨的农耕文明底蕴还是深厚的。徜徉于古街上,听着苗族小姑娘身上的环佩铿锵,仿佛在聆听远古时期传来的有关苗族先民的迁徙跋涉的号子和战天斗地的歌吟。

我从历史资料得知,西江千户苗寨景区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最大的苗寨,这里共居住着1380多户6000余人,苗族人口占西江镇总人数的99.5%,享有“中国苗都”之美誉。中国苗族的族属渊源,和远古时代的“九黎”“三苗”有着密切的一脉相承的关系。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长江中下游和黄河下游一带,生活着很多原始人类,他们经过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叫作“九黎”,以蚩尤为首领。“涿鹿之战”后,蚩尤率部落开始迁徙,跋山涉水,风尘满天,往一个叫“月亮落”的地方迁徙。在苗族古歌里,许多历史细节被记录下来,一代一代传唱。在激越的苗族飞歌中,禁不住会唤起我悠远的遐思。这里的“月亮落”应该就是指的东西江了,蚩尤到没到过西江,我无法查证,但从西山人那种豪爽的性格来看,他们身体里一定流淌着蚩尤的血。

现代商业文明已经将苗寨的生活原貌彻底改变,每天络绎不绝的四海游客,让昔日寂静的苗寨变得熙熙攘攘。苗寨的人民,也因此走上了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不能排斥现代文明和先进理念的熏陶和洗礼。否则,便只能在农耕文明里步履蹒跚、踽踽独行,就这一点来说,西江苗寨堪称典范。2008年,随着第三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召开,西江千户苗寨开启了全新的乡村发展道路,它张开双臂,坦然接受现代商业文明的改造,在脱胎换骨的改造中,它也迎来了新生的辉煌。

西江苗寨的夜景最漂亮。夜幕降临,站在观景台上,面对着眼前景流光溢彩的苗寨夜景,你可以用震撼来形容其恢弘壮丽。串联在吊脚楼上的一排排灯带,纵横交错,连接成网,呈金字塔状覆盖在两边的斜坡上,宛如两只美丽的彩蝶,扑腾跃动、翩翩起舞。现代科学的光芒,让古老的苗寨焕发出多姿多彩的无穷魅力。或许,这也是苗寨别样的风采吧。无论古朴,还是时尚,都能够释放出一种震撼心灵的磅礴力量。

我曾经到南侗地区某苗寨游玩过,那是一个坐落在山顶的苗族村落,该苗寨最显著的特征是村民所住的木楼民居柱子特别粗大,家家户户皆如此,这一点在我所游历过的所有苗寨里尤为突出。在粗壮的柱子架构下,该苗寨的木楼民居看起来特别结实,风雨不动安如山。再加上木楼粗犷的板壁拼装工艺,该苗寨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极致的质朴。苗寨人民悠闲的生活风貌,让曾经见识过大都市紧张压抑的高强度生活的我感到安逸极了,心中不禁联想到《桃花源记》中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风光。

说实话,我就向往这种质朴,这与世无争的恬淡精神状态,对于久历都市生活重压而疲于奔命的芸芸众生来说,是一种宁静致远的洒脱和淡泊名利的纯粹。任何疲惫的心灵一到此间,都能很快忘却尘世的喧嚣,觅得半亩纯净的方塘,参悟天地之禅机,思索人生之哲理,涤荡方寸之尘埃,吞吐自由之空气。这里有羁鸟回归的旧林,有池鱼思念的故渊。来了,便无欲一身轻。

网络上,一说到西江苗寨,就是各种抱怨,主要是网友认为其商业化太严重。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想西山人面对这种善意的批评,应该诚恳地接受。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唯一手段。没有发展,就没有保护。所以,西山人也应该为今日的繁荣局面自豪。无论如何,西江苗寨都是黔东南所有民族村寨发展保护的一块试验田,如何在发展与保护中寻得一条平衡的黄金曲线,我们不妨对西江苗寨拭目以待。

侗寨过年吃“冻鱼”

○ 钱国宏

提到东北冬季特有的美食“皮冻”,很多人都熟悉,而且亲口品尝过,但若提起侗族的年味美食“冻鱼”,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更不要说亲口品尝了。

“冻鱼”是榕江县侗族人民的一种年味传统美食,也是当地侗族人过年时祭祀祖先不可或缺的一道菜品。

侗寨,依山傍水,因此,寨寨都有养鱼的习惯。侗族同胞的鱼,基本都是养在自家的水田里,平时不放饲料,只靠佐食稻田中的稻花、杂草等,属于“绿色鱼”,因此味道既独特又纯正。鱼的排泄物又可作田中的水稻的肥料,所以,鱼与稻,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共生关系。

侗族同胞养在水田内的鱼,品种大多是鲤鱼和鲫鱼。每当春节来临,他们便去自家的水田里,用一种特殊的捕具——敞口扣筐,捕捞当年生的鲤鱼和鲫鱼。把鲜鱼捕来后,先放在清水中养半天,期间换两次清水,目的是“清鱼腹”,去土味,之后再将鲜鱼去鳞、剖腹、去胆,洗净沥干后,将整条鱼(不切块)冷水下入锅中,锅中一般一次投入三四条鲜鱼即可,加适量的盐、味精、花椒、大蒜、生姜等调料,然后灶下加火。

制作“冻鱼”的整个程序是“三煮一晾”,即煮三次后,晾凉即成。

首先,将鱼和调料冷水下入锅中,把锅中的汤煮沸,煮到汤水渐成乳白色,此为第一煮。一煮过后,即可取出自家早已制作好的酸辣椒、豆腐、黄豆等,一并投入锅中,再煮十几分钟,使酸辣椒中的酸味和豆腐、黄豆中的营养充分渗入到鱼肉和汤水中,此为第二煮。二煮过后,往锅中放入侗家村寨附近山上特有的几种野菜——鱼蓼、水芹菜等,然后盖上锅盖再煮,此为第三煮。鱼蓼、水芹菜既有增味的作用,又有添香的功能。这次煮出的汤,就是侗家有名的“酸鱼汤”。把煮好的鱼、汤盛到容器内,放在阴凉处冷却,或是放到冰箱里冷冻,此为第一晾。一夜过后,容器中的汤汁和整鱼便凝结成了果冻状,味道鲜美,可口开胃的“冻鱼”便做好了。

做好的“冻鱼”,既美观又美味,红绿黄白灰,五色相间,融为一体,颇为悦目,令人顿生食欲。尤其是“酸鱼汤”凝成的鱼冻,颤巍巍、绵绵唧唧,颜色既红又棕,透着精致与朴实。盛一块放在嘴里,瞬间便融掉了,舌尖上顿时掠过一股浓郁的复合味道:酸、辣、咸、香、麻……让人不忍急急地吞下。鱼冻令人垂涎欲滴,鱼肉也令人回味无穷、唇齿留香。那鱼,浸入了多种调料的味,吃起来味味皆富诗情!

我多次品尝过侗家的“冻鱼”,每次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尽的享受。我说不准“冻鱼”是否为侗家的头号美食,但是侗族为这道美食专门设立了“冻鱼节”,我是敢肯定的!关于“冻鱼”的来历,在侗乡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傣寨英雄石大力率兵出征久而未归,族人煮鱼接风却忧愁煮好的鱼无法久放,天神闻讯后,便令天气变冷,让鱼冻结,使得石大力凯旋后,依然能吃到鲜美的鱼肉,“冻鱼”由此诞生。另一种说法是:侗族先祖在迁徙过程中,以讨饭为生。某日讨来米饭和鱼,冻了一宿后再吃,感觉味道特别鲜美,于是就有了“冻鱼”这一道菜。

如今在侗乡,“冻鱼”是家家户户春节餐桌上的必不可少的一道菜。但凡春节期间家中来了客人,侗家人都会捧出这道美食款待,过年吃“冻鱼”,吃的是菜,品的是情,感受的是侗家人对民族饮食文化的尊崇和对生活的无限热爱……